

弥漫在恋人们心里的蓝色生死恋

一见钟情

Yi Jian Zhong Qing

严阵
著

言情小说的当代经典
人生故事的扛鼎之作
如果你没有读过此书
那你将无法理解爱情

中国电影出版社

一见钟情

Yi Jian Zhong Qing

严阵
著

言情小说的当代经典

人生故事的扛鼎之作

如果你没有读过此书

那你将无法理解爱情

CFP 中国电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见钟情/严阵著. —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
2005. 1

ISBN 7-106-02231-4

I. 一… II. 严…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20144 号

责任编辑:朱彦玲

封面设计:毛莉 张晓

版式设计:周鹏

责任校对:陈星宇

责任印制:刘继海

一见钟情

严阵 著

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邮编 100013

电话:64299917(总编室) 64216278(发行部)

E-mail:Jsja@netchina.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鑫丰华彩印有限公司

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635×960 毫米 1/16
印张/20.25 插页/2 字数/400 千字

印 数 1-10000 册

书 号 ISBN 7-106-02231-4/I·0534

定 价 25.00 元



郑州大学

04010205238P



王亚非

1	九枝水梦
15	堪培拉故事
24	一见钟情
37	南国的玫瑰
98	岩音小筑
162	数声风笛
220	杜鹃啼血
272	间奏曲

九枝水梦

听说那里有九枝莲花的故事，你知道吗？

自从上了直达莲花镇的旅游大巴，有人就向随团导游老周提出这样的问题。虽然老周已经人到中年，而且头微微有一点秃，但他身上穿的那件国旗红底色上印有一棵红豆树图案的名牌夹克，却似乎在提醒人们，他是一个付出了成熟代价却仍然呼吸着今天的那种男人。

她的眼睛细细的，不是那种睁得大大的眼睛……

莲花镇是江南的腹地，群山耸峙而又绵延不断，虽然这里的山不像北国的山那么嵯峨险峻，但进入其中之后，你便会感觉到，它那以柔和的弧形线条叠起的妩媚，也一样让人难以轻易地走出。

我车上的座位紧挨着老周，他告诉我，莲花镇是一处并无多少历史胜迹的旅游景点。但它那四处环山几乎原始的地理条件，和莲江在南，古寺在北的绝妙布局，却给那些整天在大都市忙忙碌碌急于寻找一个世外桃源的人们，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去处。

旅行社本来计划，我们到了莲花镇后，接着就去参观古寺，第二天上午，游览莲江，然后乘车返程。谁知我们当天到达莲花镇后，正巧遇上一场大雨，面对这场大雨，我们计划中的旅游项目只好终止。

在这个雷雨如注的晚上，令我感到庆幸的是，我和老周分住在同一个房间。因此，晚饭后我哪里也不想去，只想等他回来，听他讲讲九枝莲花的故事。

她的眼睛细细的，不是那种睁得大大的眼睛……

已经快半夜了，老周却一直没有回来。我正要入睡时，门突然响了。

你为什么睡不着？我等你呀！等我？当然等你。可是站在我面前的却不是老周。我是小玉，是这里的地导。他做了个自我介绍，这里人习惯称地方导游为地导。老周把团带到就没事了，明天由我负责陪你们。他不在这住了？今晚，我在这，他回家了。回家？他这里有家？有一间房子，孤单一身。我看他的年纪不小

了，他还没成家吗？当我问这句话时，漆黑的夜空中突然亮起一道闪电，闪电在窗纸上划出一道闪光，接着便化为一声沉雷，由近而远，隆隆而去。小玉是本地人，也许已经习惯了这么突然这么沉重的雷声，因而听到雷声，他几乎无动于衷。雷声过后，便接着说：他虽然没成家，但却牢记着这个家。为什么？因为他家的水池里还栽着他心爱的莲花呢！莲花？莲花镇的一池莲花？我本来就是等老周回来给我讲那九枝莲花的故事呢！老周？错了，他不会讲的，他一定不会讲的。那么，还有谁知道这个故事？还有谁能讲这个故事？

其实莲花镇除了老周，谁都知道这个故事，谁都会讲这个故事。

她的眼睛细细的，不是那种睁得大大的眼睛……小玉就是从这两句话开头的。什么？我是说桂。桂？你不是要听九枝莲花的故事吗？故事中的那个女孩就是桂，桂花的桂。桂，是，她本来叫菱桂，但后来人们把菱字省略了，就叫她桂。此刻窗外突然又雷声隆隆，那雷声来自远处，但仿佛离我们越来越近，到最后，竟像一个沉重的石碾，从我们的房顶上匆匆碾过。不管什么时候，人们总是感觉到她那长长的睫毛，把她的那双眼睛谜一样地遮掩着。雷声过去之后，小玉望望窗外，远山全不见了，暴雨浇出了一片混沌。你甚至看不清街对面的檐角，而平时总是显得特别温柔的莲江，这时的咆哮声，也越来越显得沉重而悲哀。

她不是那种很阳光的女孩，她的一切似乎都属于很月光的那一类。他总是说她这个人而不去展开故事，我有些急了。不要急，这是个很适合讲故事的晚上，听听雨声，听听江声，哪一样不在述说着人的机缘和命运？一点不错，像配乐一样，雨点和江的如泣如诉的低语，都恰到好处地穿插到小玉的每一句话里。

她是那种第一眼看去并不光彩照人，但离开后却让人老是想着她的那种比美还要美的女孩。雷声远远隐去，雨声也由沉重急促转为缥缈闪烁。天的一角仿佛忽然亮了许多，天上人间有那么多相似的不可捉摸的东西，可是谁去留意它们呢？

在天角那团云瞬间裂开的缝隙里，竟露出了一个一眼看去似乎显得相当苍白的半个月亮。今天是农历七月七，我想起来了！小玉似乎有些兴奋，我想起来了！

那半边白色的月亮，一直在云涛汹涌中漂浮，天上的云一会儿把月亮完全淹没，月亮一会儿又会从云缝里挣扎出来。

桂的男友姓周。姓周？对，他叫周源。原来就在我们这个旅行社工作，他和桂最初相识，有许多版本，最普遍的说法是桂在县师范读书到莲花镇旅游时，因为周是导游就这么相识了。后来呢？桂学校毕业后分配到这个镇上的小学当语文教师，而周当时，还在这里的旅行社工作，所以他们在相隔一年后重逢时，很快就板上钉钉了。

风声没有了。雨声也没有了。不知什么时候，莲江又在一片月色下，恢复了它那模糊的温柔的神态。就是那年农历七月七日的晚上，周源和桂在莲花山的寺

院里订下了终身。按照当地风俗，他们是要在摆在寺院的一盆清水中，互相看着对方在水中的影子山盟海誓。可是，那一年的七夕就像今天一样，不，还不如今天，今天，我们现在还能看到月亮，可是那一年的七夕，却通宵风雨。老和尚看到桂和周源，站在一把伞下，痴痴地望着远方相继隐没在乱云中的千层万叠的山影，便劝他们说：施主，哪有所有的七夕都能看到月亮的呢？尘世漫漫，风雨常事，看不到月亮不要紧，你们回去就在院中的水池里栽一棵莲花，用九只大碗，接天水浇洒，日后，它就会开出九枝莲花来保佑你们一生一世，忠贞不渝。

桂信佛吗？不，桂不信佛，周源也不信佛。不过，通常人们在那种情况下，总想为见不到七夕的月光而失去寄托的那颗心，重新找个寄托吧！你理解吗？我理解，我当然理解。

不知道你信不信，桂和周源从佛寺回来之后，他们真的栽下一棵莲花。周源当时住在旅行社的单身宿舍里，没有院子，也没有水池。只有桂的住处，外面的小院里有一个水池。桂和周源当时就把他们从别处移来的莲藕，栽在这个小小的水池里，又一起到镇上的日杂商店，买来九只大碗，放在水池边上，准备接天水浇莲花呢！

别人谁也不知道他们心底的秘密，只有他们自己记得，他们在栽莲花时彼此的约定，约定一年以后的七月七日，就是他们完婚的日子。

不知为什么，小玉停了下来，在屋内瞬间出现的一片静寂中，从远处传来的莲江的涛音，忽然变得深沉而凄婉。雨虽然不下了，但浓云依然汹涌四起，刚才还在莲江江面上投下一条波动着的金色线影的月光，如今忽而收拢得杳无踪迹。

他们本来计划第二年的七月七日就结婚的，可是第二年的春天，便出了一件谁都想不到的事。什么？是一件意想不到的事。

没等小玉接着说下去，远处便传来了隐隐的雷声，小玉侧耳听了一下，接着说道：这年春上，周源接了一个上海团，这个团中有一位六十多岁的美籍华人，此人姓陈，叫陈鹤寿，人们都称他陈老。陈老在洛杉矶开一间投资公司，公司简称ABC，因看到了到中国投资的前景，陈老便亲自来上海考察。考察期间，听说莲花山这里山清水绿，风光独特，所以便在返回美国之前，随团前来。谁知到达莲花山镇游莲花山寺院时，陈老的心脏病忽然发作，正当陈老病情危急之际，周源当机立断，除立即给县医院打电话要救护车外，还亲自背着陈老，走下了山寺的三百六十级台阶。陈老发病前，曾在与周源的闲聊中，得知周源有到美国进修英语的愿望，所以他病情稳定返回美国之后，便给周源寄来了邀请信，外加一份经济担保和一张机票。小玉说到这里，房间的两扇门，忽然同时打开。是老周吗？我认为是老周回来了，可是门口却不见老周，只听见一阵风声卷地而过。是桂。小玉低声说。是桂？不，我是说那一年周源接到美国发来的邀请信的时候。

桂，快过来，我给你一个惊喜！桂没有上大学，师范毕业之后，便被分配到莲

花镇。对于这样的分配她从未怨言，因为她喜欢这里远离城市的那种美，她喜欢这里的江水，这里的月光，这里的古寺，和这里带着微微的兰花香味的四月里的细雨，她平时文文的，没有人见到她流过泪，她喜欢诗，有时自己也写一点儿，但从来都没有发表过。什么惊喜呀？她匆匆忙忙地从课堂里跑出来，并没想到命运为她正在做着怎样的安排。

雨越下越大了，山那边传来了雷声，小玉起身把两扇敞开的门重新关上，接着说：当周源把美国发来邀请信的事一五一十地告诉桂之后，想不到桂却哭了，哭得非常伤心。那么我就不去了，咱们把机票给人家退回去，感谢人家一下就行了。周源站在那里，正是五月雨后，空中有一只杜鹃鸟，在雨里哀哀地叫着。桂一直哭个不停，女人有一种特别的预感，对自己命运的预感，有时自己并不知道，却提前在行动上表现出来。那么，我就不去了。周用他的大手掌为桂擦着一直都流不完的泪。不，去。这么好的机会，为什么不去？因为你难过。不，这也许是我高兴的流泪呢！说真的，我既想让你走，又不想让你走，我还是让你走。那么，等我们结婚以后再去吧！树头上的雨绿绿的，重重地落在地上，仿佛杜鹃鸟从空中丢下的啼声。结婚？现在是什么年代了，用得着那么办吗？你听我说，只要你心里有我，你什么时候都会有我，只要我心里有你，我什么时候都会有你。

一声响雷，突然之间，打断了小玉的谈话。不知为什么，小玉的声音开始变得湿湿的。

别看桂长得瘦小，她定了的事情是不会改变的。窗外还是一片风声雨声，房间里的灯一直没开。我被远处传来的忽而清晰忽而模糊的江水声所感动。小玉的忽而连续忽而又不连续的故事，仿佛就是那条江水一直想告诉人们却又一直不为人们所解的信息。

周源要走了。公平地说，是桂让他走的。这里的江边上、山路上都有他们说过的话。在动身之前，他们用那九个接满了雨水的大碗，浇洒了水池里刚刚长出几片绿叶发出一枝花蕾的莲花，莲叶碧绿碧绿，上面滚动着透明的水珠。希望我回来的时候，莲花能开出九朵。不知为什么，这时桂没有去回应周源的这句话，停了一会儿，她才自言自语地说：在莲叶上滚动的该不会是我的泪珠吧？

桂用积蓄下来准备结婚的一点钱，为周源买了一件夹克，这件夹克是她跑遍了县城所有的服装商店才选中了的。整个一身，是国旗红底色上印着一棵红豆树。

这里春天雨多，周源走的那天下着雨，正是山里兰花开放的季节，当地人称这种雨叫兰花雨。那天，桂就是在兰花雨里把周源送走的，他们的故事里充满了雨，辛酸的、芳香的雨。那天，他们两人打的是一把伞，伞是雨中最多情的伴侣，他们打的就是七夕在佛寺院中等月亮的那把伞，那把白底上印着许多蓝色小花的伞。不知为什么，小玉的声音湿湿的，他已经不管窗外的风雨多大了，他叙述的节奏明

显加快。那天,就是离开莲花镇那天,周源身上穿的就是那件夹克,那件桂买给他的红豆夹克。雨不断地下着,为了消磨时间,他们在镇口通向车站的这段石板路上,来来回回地走了好几回,来的时候是桂送周源,去的时候是周源送桂。雨下得挺大,那把带蓝花的小伞遮不住两个人,有时雨点进到周源那件新夹克上,桂就用指尖一个一个地将它抹去。留着它吧,它带着我们山地兰花的清香呢!不,我总觉得它是我的眼泪。那不是眼泪,那是一滴一滴流逝的时间,一年很快就过去了,记住,明年的七月七日,就是我回来和你结婚的日子。

雷声还在不断地在莲花镇周围的小山上滚动着,有时感觉很近,有时很远,雨也是疏疏密密的,夜已经深了,雨声中你偶尔能听到山的呻吟,沉沉的,模糊的,也许那是一种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听到的大自然的梦呓。夜的时间的空白里,是小玉那始终保持一定频率的声音。桂本来打算送周源到车站就回去的,因为班上的学生还在等她上课,可是送周源上车的那一瞬间里,她忽然感到从此要永远地失去了他,她无法控制住自己,便什么也不顾地奔上了车,手里拿着那把雨伞,站在周源座位的一边,对他说:回来的时候,身上也穿这件红夹克呀,这样,我老远就能看到你了。

桂是个孱弱的女孩,也许送周源那天着了风寒,她从县城回来就病倒了,听人说,她发烧发得很厉害的那些日子里,嘴里总是重复着同一句话:碗里的水已经满了,快把它洒到莲花池里呀,莲花开九枝花的时候,周源就回来了。

在发烧发得迷迷糊糊的时候,有一天晚上,她做了一个梦,梦见水池里开出了第一枝莲花,红红的、水水的,好美啊!

可是当她病好些时跑到池边看,却发现长出的花苞在她生病期间,已经被一场风雨吹折了。桂看到折断在水池里莲花的绿蕾,站在那里就伤心地哭了。虽然人们劝她说莲花还会再发的,可是再发的能和第一次生出来的一样吗?

莲花折过之后,紧接着她便丢掉了工作。因她一病不起,学校便另聘了一个人,可是,桂病愈之后,却并未到校,因为她若到校,那人便会被解聘,于是她决定把位子留给别人,自己却选择了失业。

你好吗?我好。周源从美国打电话来的日子,正是桂丢掉工作的日子。那天也下着雨,不知为什么,那天她没有打伞,只是一个人在她栽着莲花的水池边上,把接满雨水的碗,一碗一碗地洒到莲池里去,雨水把她的头发沾到她的脸上,沾到她的嘴角,然后滴落到她的胸前。你好吗?我好。我到美国了陈老把我安排在他家住我一切都好。雨不停地下着,桂身上落满了雨,桂家里没有电话,周源的电话是打到传呼站那个老太婆那里的。下了那么多雨还不够吗?你为什么还要浇水呢?走过的人站住了,站住了又走过了,谁懂得桂的心呢?天上正在下着的雨懂吗?山上正在涌动的云懂吗?谁懂得桂的心呢?那被一颗颗雨点激起的一个个

圆圆的，互相交织着扩展着的最终又默默消逝的，那团整齐有序而又缭乱无踪的水纹懂吗？

你好吗？我好。桂从来不向别人倾诉自己的难处。有几次周源来电话，她的眼泪都滴到电话筒上了，可她还是用那种属于她的声音，重复着，你好吗？我好。到了十分难的时候，她只会一个人对着墙角默默掉泪。因此，不管周源来多少次电话，不管周源在电话上怎么问她，莲花镇的风里雨里云里雾里，太阳光里，月亮光里，总镶嵌着桂的那句话，你好吗？我好。雨还下吗？听不到窗外竹叶上的雨声，深夜传来的江的涛音，显得更加幽远而辽阔。

没有工作了，桂还有像原来一样多的开支。开始，她不愿意抛头露面去找工作，她怕让学生家长们看见，所以就到当地的旅游产品公司揽了一份加工布老虎的活儿，公司供应原材料，她负责加工，每只布老虎加工费是五毛钱，她是生手，一天只能加工十几个，一个月下来，大概还不到一百五十块钱，这是因为，桂把每天亲手缝制的布老虎，都留下一只挂在自己住房的墙上。她这么做，是因为她在缝制这些布老虎的时候，针针线线之间，都浸透着她对周源的思念，她想用这些挂在墙上的布老虎记着周源每一个离开的日子。

可是，缝布老虎只能让她勉强维持生活，要想增加别的开支就困难了。桂从来都不讲究穿什么酷的衣服，她生来只喜欢黑色和白色，她也不喜欢化妆、美容，她从来没烫过头发，没涂过口红，她从来没有理会过兰蔻、欧莱雅、雅诗兰黛那些东西。她相信天然，天然最真，所以它也最美。她不相信人造的美女，因为她认为，世间一切的美都源自心灵，没有来自心灵的内在美的滋润，所有外在的经过装修的美都将黯然失色。虽然桂并不讲求当代女性消费中占很大比重的这些东西，可是她也有她自己的生活渴求，自从周源走后，她忽然感到她需要一部手机，因为这样就不需要再跑到传呼站去接听周源的电话了。

虽然对桂来说，当时要购买一部手机，是个天文数字。但她还是愿意通过自己的劳动，去一点一点地积累，桂有一个习惯，她从不开口向人借钱，她认为借钱是一种耻辱，因此，为了能积攒起足够买一部手机的钱，除了仍旧缝布老虎之外，她又开始找工作了。

乌云一波接着一波，从快要坠落的已经打碎了半个瓷的月亮上碾过，莲江在喘息，江面上是一片模模糊糊的谁也无法将它们收罗在一起的往事的荧光。你们要插花的吗？桂来到小镇的花店。哦，桂老师，你是个客气的人，我们小店怎么容得下你呢？桂平时是个很爱面子的人，开口求人，会让她无地自容，可是，现在，为了得到一部手机，为了随时能听到身在大洋彼岸的周源的声音，她也就顾不得这些了。你们这里需要端菜的服务员吗？老板上上下下地打量着她，她从来没被人用这种眼神打量过。你们需要洗头的小工吗？你们需要抄抄写写的临时工吗？

你们需要站柜台卖东西的吗？一次次地被打量，一次次地被摇头，她都用弱小的身子挺了下来。终于，她在离这个小镇还有一段路的一家新盖起来的宾馆，找到了一个保洁员的工作。这是一家叫莲花宾馆的宾馆，她的任务是打扫宾馆大堂，工作要求是，不论刮风下雨还是晴天，大堂里都不准留下一个脚印，一天十小时，工资十元，一个月三百元的工资，使桂兴奋不已，照这样下去，自己很快就能买得起一部手机了。可是，令她想不到的，当她穿上那件专给保洁员穿的棕红色的背心，第一天上班，第一次拿起拖把拖抹大堂里来来往往行人留下的脚印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便发生了。

她的眼睛细细的，不是那种睁得大大的眼睛。

这不是桂吗？你怎么？你不是在学校教书吗？怎么到这里来了？你这是，桂，怎么是你？站在桂面前的，竟是桂多年不见的老同学，他叫赵大仁，因为是省长的儿子，所以人们便给他起了个外号，叫赵大人，在桂的印象里，赵大仁并不坏，她还记得在她认识周源前，也就是在学校读书时，她曾接到他一张用铅笔写的求爱的纸条：我想做你的丈夫。你来这里出差？是啊，快把衣服脱了，到我房间里，我们好好谈谈。桂站在那里，一时不知所措。正好这时，宾馆经理走了过来。赵行长，你有什么吩咐？赵大仁后来上了上海的一所大学，毕业之后，分配在省里的银行系统，不过几年功夫，就一跃而为省银行的行长了。这些年来，他虽然官场得意，情场却并不顺心，虽然周围美女成群，他至今尚却未婚，这是因为他的心里总有一个人的影子，一个随着岁月的增添而越来越清晰的影子。一个眼睛细细的，不是那种睁得大大眼睛的女孩的影子。你们这不是开玩笑嘛，桂是我的老同学，你们怎么让她在这里当清洁工呢？赵大仁这次到莲花镇是来检查财务工作的。宾馆经理站在那里不知所措，桂只是低着头看自己的脚尖。怎么，到我房间坐坐，晚上我们一起吃个饭。桂只是低着头，只是摇头，什么也不说。要不这么着，你回去收拾收拾，明天就跟我回省里，工作问题我负责给你安排。赵大仁看到桂一脸难色，也就不再坚持。桂手上的拖把早让宾馆经理拿走了，当桂脱下身上的那件衣服和赵大仁告别时，赵大仁一直坚持把她送到宾馆门口，直到周围只剩下他们两个人时，他才凑近桂，把声音放低说：这次到莲花镇说是来检查工作，实际上我就是想来看看你。我一直都忘不了你。桂知道，赵大仁虽然身出名门，可是他并非划一根火柴就着，轻轻摇摇手就灭的那种情色男女。可是，我。我虽然不在莲花镇可我什么都知道，你什么都不用说，明天跟我回省城，咱们就这么说定了。

可是桂并没有跟赵大仁回省里去，第二天他走的时候，她藏了起来。宾馆是不能再去了，她又开始缝她的布老虎。过了春天，过了夏天，又过了秋天，冬天又来了。桂喜欢冬天的雪，喜欢江南那种落到脸上就化的雪，山川萧瑟，万木凋零，她觉得她离那个日益繁华的社会越来越远，她只能从那些雪上感觉到一种相知，感觉到一种无言的温柔。周源走了已经大半年了，桂每天留下的那些布老虎，已

经挂满了半边墙壁，在这期间，除了缝制布老虎外，只要下雨， she 就把九只大碗积满的雨水洒到门前的莲花池里，春雨，夏雨，秋雨，尽管她一次也没有错过，可是那池断过一枝花蕾的莲花，却只长叶子，再没开花，现在冬天又到了，虽然水池里只剩下几根枯梗，几片老叶，可桂每次还是把九只大碗里接到的雪水，洒到水池里去，因为她相信来年周源回来的时候，他们共同栽下的莲藕，一定会开九枝红红的水水的莲花，庆祝他们相约结婚的吉日。天都这么冷了，你怎么还往莲池里浇雪水呢？在尘世间庸庸碌碌，忙着吃饭，忙着生儿育女，忙着吵架的那些人们，怎么会知道，桂现在浇的是她意念中的九枝红红的水水的莲花，怎么会知道，她浇的是自己的九个滚动着芳香的露珠的水梦呢！

赵大仁又来过几次，知道桂处境艰难，每次都给她留下一些钱。但桂每次都把他留下的钱又寄了回去。桂知道他是个好人，如果不是好人，怎么会来找她呢？省城里穿迷你裙，穿斜肩背心，穿袒胸露脐上衣的，把头发染成花花绿绿，满脸涂红抹绿的女人还少吗？这个年轻的，长得也挺帅的，有大学学历又出自名门的银长，不正是这些人心目中梦寐以求的白马王子吗？可赵大仁对这些人就是不动心你也没有办法，他就是看中了桂，就是喜欢桂，你说这个世界是多么地非理性又是多么地理性啊！

整个冬天，莲花镇都没落一场大雪，它的雪总是飘飘忽忽的疏疏落落的，把山上的佛寺，裹上一层薄薄的银纱，莲花江也常在一片迷蒙之中，隐隐约约显现出它那一直逶迤于小山深处的轮廓。这个冬天，桂常常奔走在这些飘飘扬扬的小雪里，她仍然缝制布老虎，每天取货送货，有时很早，有时很晚，她的那一行脚印，常常会留在有着一层小雪的石板路上。这不是桂老师吗？是我。我知道你的一些情况，咱们就不用客套了，我最近开了一家茶社，叫碧云茶社，因为近来常有人来饮茶赏雪吟诗作画谈生意什么的，所以想增加些懂一点茶道的人材，桂老师你人又文静，你也教学生学过茶道，你能不能屈尊到我茶社来帮忙呢？桂站在小雪里，眼睛望着脚尖。茶社是一个文雅的地方，不像酒廊、发廊，一个月五百元，一天十小时。小雪纷纷扬扬地下着，渐渐地落在了她那两个瘦削的肩头。为了买一部手机，一部能随时听到周源声音的手机，她答应了碧云茶社老板的邀请。

这不是桂吗？当桂第一次穿上茶道女穿的那种细束腰高开衩的粉红色旗袍出现在茶客的面前时，她马上便被叫住了。来，到我这坐。叫她的是一个三十岁左右的男人，他穿一身白色西服，打一条火红的领带，一眼看去，这个除了腰部腹部连接处过分发达之外，应该说也算得上一个漂亮的男人。这是蔡老板，你今天在蔡老板的包间服务吧，蔡老板是上海来的大茶商，美国、英国、法国、日本都有他开的茶叶专卖店呢，看到茶社老板那股殷勤劲儿，桂有点脸色发绿了。你知道我为什么知道你叫桂吗？因为我曾远远地看到过你，今天总算有缘，我们到底坐

在一起了。桂低头坐在那儿，一声不语，只是慢慢地严格按照茶道的程序捡叶，泡水，然后又向小杯里分茶，最后用两只手端送到蔡老板面前。蔡老板接茶杯时，碰到了桂的手指，他明显地感觉到桂全身颤了一下，这个闯荡世界的男人，虽然至今没有结婚，却几乎懂得世界上所有女人的表情的含意。谁结婚谁是傻瓜。这是蔡老板对待婚姻问题的至理名言。像从超市的货架上取下又扔下一些货物一样，他深知许多年轻女人的笑意味着什么。因此，桂从手指尖发出并波及全身的那种震颤，也震撼了蔡老板，特别桂一直不笑的那种神态，可以说简直使他目瞪口呆。你不要怕，我不坏，不是所有的老板都坏。我叫蔡明国，我上次来，听说周源出国了，一个人远远地指着你，把你的一切告诉了我。我从此就忘不了你，我向你坦白，你到茶社来，是我让茶社老板安排的。可我有周源了。她是那种第一眼看上去并不光彩夺目，过后却让人感到她是让人越想越美的那种女孩。我让茶社老板安排你的工作，只是想每次来时能看一看你，我说过，周源是我的同学，目前，我们是朋友，但当有一天周源退出的时候，我就会来娶你。那不可能。我相信世界上一切都是可能的。只要我想要的东西，我就一定能得到。那不可能，因为我有周源，我有和周源一起栽下的莲花，因为我不喜欢你身上的香水味儿。

一场雪又一场雪，冬天过去了，一场雨又一场雨，春天过去了，雷声又一次从远山那边迎来一个苍绿得密不透风的夏天。

九只大碗，一次又一次地浇洒，水池里的莲花，开始长满了一池的叶子，那些叶子几乎把池子里的水面都盖住了。随着墙上的布老虎越挂越多，随着天上的月亮缺了又圆，圆了又缺，桂天天计算着周源归来的日子。

桂，我的进修提前结业了，陈老留我在他的公司工作。可是你七月七日回来吗？回来，我一定回来。尽管那是一个下雨的日子，可是对桂来说，她感到全身都裹满了阳光。

时间过得真快，七月快要来了，不知为什么，周源却连一个电话也没有，那一夜，桂做了一个梦，她梦见门外水池里的莲花，一夜之间都倒在水池里全枯死了，桂从梦中惊醒之后，立刻来到水池边上，抬头看时，她才发现，莲花不但没死，还真的开出了三朵：三朵莲花一起开了，红红的、水水的，像新娘一般地开了！莲花开了，周源一定会回来的。这天虽然是农历七月七日，是周源约定回来的日子，但因为茶社这天特别忙，所以老板要求桂照常上班，为了周源回来能找到她，桂还特地跑到传呼站去打了个招呼。

桂，有人找你呢！茶社迎宾员的一声招呼，使桂猛然怔住了。周源，周——源！她一路叫着奔向茶社门口。轰隆隆隆隆，小玉说到这里时，屋顶上突然炸开一声霹雳，那扇带方格的小窗猛地摇晃了一下，被震落到地上的一只白瓷茶杯，顿

时摔得粉碎，一瞬间里，小玉什么话也不说，等那阵隆隆的响声远去，四下又恢复一片静寂之后，他才接着说：当桂一面叫着周源的名字一面奔向茶社门口时，迎面来的却不是周源，而是那个上海大茶商蔡明国。

见到蔡明国，桂怔住了，她站在那里，好久都说不出话来。直到茶社老板抢过来，将蔡老板和桂接进一个包间坐定之后，桂才如梦初醒地看着穿一身白色西装坐在自己对面的蔡明国，低声说道：是你？接着便照例一个人默默地摆弄着茶道用的杯杯盏盏。她的眼睛细细的，她不是睁着大大的眼睛的那种女孩。蔡老板坐在那里，像欣赏远处一片山色一样地看着她。此时此刻，他从内心感到，那种拉着女孩子的手摸弄一下，或者吻一下她们的鬓角，听她们嗲声嗲气的调笑，竟是那般的令人厌恶。桂，我刚才好像听你在叫周源，他回来了吗？不，他没有回来，他还在美国。在美国？不对呀，前几天在上海美国领事馆的一次酒会上，我还碰见过他，他身边还跟着一个漂亮女人。碰见了他？碰见了周源？这不可能，他身边有个漂亮女人？更不可能！你是骗我！不，我没有骗你，从那天以后，我身上就不再擦香水了，因为你教给了我，一个男人应该怎样香，应该靠什么香，我不会欺骗你，然后得到你，我只是你的一个朋友，在等你，哪怕等一辈子，我也心甘情愿等你，我知道像你这样的女孩是很难碰到的。周源不是那样的人，不是啊，不是啊，不是啊！桂的泪珠，一滴接着一滴地顺面颊流下来，滴在她面前的那些发着青色荧光的小小的茶杯上。

实际上，蔡明国说的没有错。周源在美国进修结业后，便被陈老留在公司工作，工作不久，又被提为公司业务部主任。由于和陈老的独生女儿苏姗平时接触较多，久而久之，苏姗便爱上周源，并由陈老亲自提出，将女儿下嫁给他。周源开始推托，但苏姗寸土不留。最后，周源碍于陈老的情面和为了自己的前程，便瞒着桂，在美国和苏姗结婚了。由于陈老上次来上海考察设立ABC分公司的事，已得到有关方面批准，陈老便任命周源为美国ABC公司驻上海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因此，不久之后，周源便同苏姗双双来到上海了。

我不信，我不信，我不信！这个包间是碧云茶社最好的一间房子，它坐落在小楼的顶层，面对莲江。在这个洒满月光的七夕之夜，从这里的窗口望去，蜿蜒而去的莲江，宛如一个迷离朦胧的梦境那般令人感到不可思议。可是桂这时却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不想看，只是在重复同一句话：我不信，我不信！没有任何退路，蔡老板这时拨通了一个电话，这是从周源的名片上找到的周源上海手机的号码，递给了桂。你找谁？我找周源。我是周源的太太，你有事跟我说吧。桂没有再说什么，她把手机关上，交给了蔡明国，一面擦干脸上的眼泪，一面说：对不起，是我错了。

滚过头顶的雷雨，渐渐地渐渐地向远处移动着，雨点由密集渐渐变得稀疏，在

雷雨的空隙中，镇上歌舞厅的铜管乐，偶尔会显现出它那似乎具有弹性的经典的音符。证实蔡老板的说法是确凿的之后，桂的第一个想法是立刻赶到上海去。我要去问问他，问问他走前说的那些话到底算不算数？蔡明国得知桂要到上海的想法，也对桂说：你要到上海去，就跟我的车去，我也瞧不起像周源这样忘恩负义的人，我要当众宣布，和他断绝同学关系！消息传得很快，不几天，赵大仁也从省城专门赶了过来，他也支持桂到上海去大闹一场，不管怎么说，不能让周源那小子白白占桂的便宜！蔡明国也准备好了，赵大仁也决定陪桂到上海去讨个公道，令人想不到的是，桂忽然又决定不去了。可是我去又能怎样呢？周源发展到今天这样也不容易啊，我不能去破坏了他的前程，何况，他这么做也可能有他的苦衷，我想他是为了报答陈老对他的提携和陈老对他的栽培，爱一个人何必一定要得到那个人呢，只要他在我心里就行了。

她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还要为别人着想呢？

赵大仁开始愤愤不平，蔡明国一时也想不通，只是到后来，他们才忽然感悟：这正是女人中罕见的只有桂才有的那种品格魅力，从此他们也似乎找到了自己所以一直追求桂的根源所在。

风风雨雨晴晴晦晦，莲花镇仍然在送走热热闹闹的一天之后，又迎来热热闹闹的一天，桂终于又平静下来，每夜每夜，她总守着那盏老灯，缝她的那些布老虎，只要下雨，她一场不漏，一如既往地来到水池边上，用那接好了雨水的九只大碗，一遍又一遍地浇洒着池里的莲花。你看，你这个人，一天一天地消瘦，好好养养自己吧，既然周源已经结婚了，你还浇那些莲花干什么呢？周围了解她的朋友，只要见到她，几乎都这么劝她，可是她仍然缝她的布老虎，仍然浇她的莲花。有谁知道：我缝的是我的思念，我浇的是我自己，是我自己的梦呢？

桂，周源都结婚了，你还等他吗？赵大仁来得比以往更多了。我已经在省里给你安排了一个工作，你打算什么时候到任？桂低着头：可是他还在我心里，他还没有走。

蔡老板来得也勤了，桂，我知道你是一个好女孩，可周源已经是美国大富翁的女婿了，他不可能再回来，你就跟我到上海吧，我已经在那里为你买了一套别墅，你放心，我什么都有。不，蔡，我知道你是好人，可周源还在我的心里，我时常做梦，梦见和他一起在那个水池里栽莲花。可是周源已经结婚了。不，蔡，爱一个人何必一定要得到那个人呢？只要心里有他就行了。

春天过了，夏天过了，秋天过了，冬天过了，当另一个春天即将来临的时候，中国的各个大报上都登出一则惊人消息：美国ABC公司突然破产，董事长陈鹤寿跳楼自杀。ABC公司到底为何破产，各方猜测不定，有的说是因为股票崩盘，有的说是因为财务丑闻，总之ABC公司是破产了。

这是一个不平常的春天，接着而来的消息是 ABC 上海分公司被封，分公司首席执行官因大宗债务被捕入狱。过了不久，报上又披露：ABC 老板陈鹤寿的女儿苏姗公开声明与周源离婚，并已飞回美国。

真是大快人心啊！赵大仁来了。可是桂却一点儿都不高兴，只是坐在那里流泪，你为什么非但不高兴反而难过呢？

蔡明国也来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爬的高，摔的重，听说周源是因巨额经济诈骗罪坐了大牢的，罪有应得啊。桂，事情到了这一步，一切都明明白白的了，跟我走吧，现在你还犹豫什么呢？

下着小雨，又是下着小雨，那种江南的绿色的下雨。

那把伞，还是那把伞，那把白底上印着一些蓝色小花的伞。

那辆车，还是那辆已经太旧的刷着一层斑斑驳驳红漆的长途公共汽车。

那条路，还是那条坑坑洼洼的弯弯曲曲的穿过一道山又是一道山的通往县城的公路。

桂没有随赵大仁的车子到县里去。

桂没有跟蔡明国的车子到上海去。

她一个人悄悄买了一张到县里的公共汽车票，一早上车到了县城，又从县城买了直达上海的长途汽车票，直奔上海。

周源，我可见到你！隔着铁窗，桂的那双瘦弱的手，紧紧地抱着周源的肩膀，我是特地从莲花镇来看你的，我知道，现在已经不会有人来看你了，周源，你好吗？那么多值得恨的事，那么多值得怨的事，可桂的口里，却只有怜惜。桂，我对不起你。不要说，周源，过去的都过去了，我们永远不提那些事了，我多远跑来只是想看看你，不要紧的，出狱以后，你还当你的导游，我还缝我的布老虎，我们还一起到北山去拜佛寺，一起用九只大碗，浇我们水池里的莲花，你知道吗？你走时我们栽下的那棵莲花，今年发得很好，我想今年的七夕它一定会开出九枝红红的水水的莲花。

从上海回到莲花镇后，桂就明显地消瘦下来。到县医院检查，已经是肝癌晚期。赵大仁和蔡明国得知这一消息后，都先后赶到县里，安排桂住进医院。赵大仁对院方说，不管要多么好的医生，都告诉他，他负责去请全国的名医。蔡明国也通知院方，不管多贵的药，只要治疗需要，就一定用上，药费和住院费，全部由他负责。

我已经不可能给你们什么了，谢谢你们，直到现在还不放弃我。当桂流着泪对站在她面前的赵大仁和蔡明国说这些话的时候，这两个年轻而又得志的男人，也忍不住流下了眼泪。桂，你给了我们很多很多，很多很多。